

聖母論神學的新走向

Kathleen Coyle 著、周飛 譯¹

聖母瑪利亞顯示出天主慈愛的形象來；但教會歷史上對於她的詮釋，部分顯得過於誇張，部分又顯得不足。本文作者在經過反省批判後，將天主之母瑪利亞與納匝肋的村婦瑪利亞放在一起，作為相互補足的真理來理解。而這一啓示——她代表著天主奧蹟在我們當中一種特殊的臨在方式——確信天主永不改變的愛，與所有受造物同在，包括那些最低賤、最被人鄙視的人；同時也為聖母論神學提出了新的方向：耶穌的母親也是祂的門徒，而今她也召喚教會成為具有包容性、解放力和先知性的門徒特徵，一如她所體現出來的，使我們也在天主恩寵內英勇地去完成使命。

聖母瑪利亞顯示出天主慈愛的形象

教會歷史上，聖母敬禮發展的首要因素，在於她的象徵力

¹ 本文譯自：Kathleen Coyle, *MARY: So Full of God, Yet So Much Ours* (Manila: Logos Publications, 2010), pp.135~150. 中譯本見：《平凡中的聖者瑪利亞：聖母論的歷史沿革》（台北：光啓文化，2017.11 初版）第七章。作者 Kathleen Coyle，愛爾蘭裔，哥倫邦修女會會士，現任教於菲律賓馬尼拉的 Maryhill 神學院，也在東南亞各國、愛爾蘭及印度等地提供神學及靈修學課程。譯者周飛神父，河北省獻縣人，現服務於福建廈門教區。本文承蒙胡國楨神父的審訂、內文加註說明及協助等，亦特此致謝！

量。雖然教會官方的信理理論，可能在知識上對天主的崇拜與對瑪利亞的敬禮作出了區別，但就絕大多數天主教徒而言，他們還是繼續從聖母瑪利亞這個女性角色身上，來體驗天主的慈愛眷顧。每當提及聖母瑪利亞與女性特質時，我們就會意識到其間有著一股張力：一方面視女性特質為邪惡與誘惑；另一方面又要在女性特質中尋求慈愛、關懷和寬恕。

中世紀神學的過度誇張

中世紀的作者們將天主的國分成兩大區塊：公義和慈愛。耶穌是公義的「君王」；聖母瑪利亞則是慈愛的「母皇」（或稱「元后」）。每當天主至高無上的公義越被過度誇大時，對瑪利亞的敬禮就相應地越是發展。在教會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基督信仰中的天主變得越來越遠，越來越像個公義的判官。信友們相信：如果沒有相應的補贖，天主不可能給人赦罪；聖母瑪利亞則讓信友們體驗到天主慈愛的面貌。

聖母瑪利亞所呈現的這個「母親給予生命」之特質，正是耶穌所宣講的天主之特質。就此而言，過去視天主為仁慈卻強勢的父親，她幫助我們把這個不恰當的理解給平衡修正了。藉著顯示出天主對人類細心療護的一面，她確保那些常與女性相關聯的在身體方面、感覺方面，以及關懷品質方面的宗教價值，得到人們的瞭解。

在聖母論傳統裡，向這位仁慈之母所做的敬禮，事實上常常要傳達的是我們對天主恩寵的經驗。對天主之母做敬禮，很

多時候其實是在對大母神天主（God the Mother）做敬禮²。瑪利亞這位仁慈之母，所展現的是無限的恩寵、無窮的仁慈，並時時準備回應人們的需求。難怪她的慶節成倍增多，對她的敬禮表現在藝術作品中、在爲了榮耀她而建造的大教堂裡，也在因她的名而行的奇蹟上。

在這悠久的歷史過程中，起初，聖母敬禮與對天主的敬禮之間是保持平行的，之後才使得對天主的敬禮相形失色。有些聖詠甚至會爲了光榮她而被改寫，用瑪利亞來替換天主：「請向我們的母親高唱新歌，因爲她行了大事」³。人們也用「我們天上的母親」來向她祈禱，她可以成爲「賜給我們日用糧」的依靠者。詹森（Elisabeth Johnson, 1941~）在評論中世紀這個階段時，加上了一句：瑪利亞仁慈的角色如此偉大，使神學家們把新約作者歸給基督的一切，都歸給了她：

「因爲在她的肉體內寓居著整個圓滿的天主性（哥二 9）；從她的滿盈中，我們都領受了恩寵（若一 16）；因爲她空虛自己，天主高高地舉揚了她，一聽到她的名號，無不屈膝叩拜。⁴」

瑪利亞這人物已擁有了只適用於天主的特質，因爲聖母敬禮填補了由於聖神論（pneumatology）發展不足而留下的空白。

² Elisabeth Johnson, *Truly Our Sister: A Theology of Mary in the Communion of Saints* (N.Y.: Continuum, 2003), p.77.

³ 見：E. Johnson, “Mary and the Female Face of God”, *Theological Studies*, 50 (1989), p.508.

⁴ E. Johnson, “Mary the Female Face of God.” p.509.

發展不足的聖神論

基督信仰的神學只呈現了天主論神學的一面而已，幾乎沒有同時考慮到基督與聖神，或者說沒有同時考慮聖言降生奧蹟及恩寵這兩個主題，因而幾乎與基督徒的生活關係脫節了。我們現在理解的天主聖三，似乎與人們的生活經驗關係薄弱，所講的聖三道理，也都太複雜難懂。根據拉內(Karl Rahner, 1904~1984)的估計，幾乎所有基督徒都只不過是獨一神論者(monotheists)。他評論說：如果聖三道理被當作錯誤而拋棄了的話，大部分宗教著作幾乎可以不用改變⁵。

傳統上對聖神的神學反省，幾乎都是在探討完首要問題——如聖父的天主、天主在聖子內的降生、父和子的關係、天主的創造與救贖等——之後，才附帶提及的。詹森注意到：聖神論神學至今仍然處在萌芽狀態⁶，而這個情況非常嚴重，甚至連多瑪斯(Thomas Aquinas, ca.1225~1274)都無法為聖神找到一個合適的名字：「在天主內有兩個生發(processions)，其中一個是愛的生發，我們根本找不到一個適當的名詞來表達這個生發……因而由此生發而來的關係也是如此，人們不能給它一個合適的名字」⁷。

天主教徒經常給人一種印象：在靈修上，聖母瑪利亞總是

⁵ Karl Rahner, *The Trinity* (New York: Herder and Herder, 1970), pp.10~11.

⁶ E. Johnson, *She Who Is: The Mystery of God in Feminist Theological Discourse* (New York: Crossroad Publishing Co., 1992), p.128.

⁷ ST 1, q 36, a. 1, 引自：同上，p.128.

親臨給予指引和啓發，她把信徒塑型成基督，也把基督徒與基督連結在一起——信徒們通過她走向耶穌。她已經被稱爲中保、轉禱者、助佑者、安慰者等，這些原屬於聖神、施慰者的名號：

「我也要求父，祂必會賜給你們另一位護慰者，使祂永遠與你們同在」(若十四 16)。近來，尤其是梵二以後，神學家們已經特別注意到、特別是來自基督新教神學家的批評：天主教是以聖母敬禮來取代聖神臨在的經驗。Elsie Gibson (1907~2003，美國基督新教牧師) 在常被引用的〈聖母瑪利亞與基督新教徒的心思〉(“Mary and the Protestant Mind”) 這篇文章中指出：

「在我開始學習天主教神學時，每當我期望看到有關聖神論信理理論的闡述時，我看到的都是聖母瑪利亞。新教徒一般歸給聖神的行動，都被歸給了聖母瑪利亞。⁸」

近些年來，在對天主聖三的解釋中，已經有人嘗試把聖神看作是「天主性中的女性位格」(feminine person of the godhead，或譯「天主性中的陰性位格」)⁹，是在此女性面的聖神內，天主聖言在世界上才得以臨現。將天主聖神看作是天主陰性(女性)的一面，會導致進一步的困難；聖三中給我們留下的，是兩個男性圖像和一個模糊不清的第三位格：「兩個男人和一隻小鳥」，這是最近一篇談論天主聖三文章的幽默標題。

⁸ Elsie Gibson, “Mary and the Protestant Mind”, *Review for Religious* 24 (1985), p.397.

⁹ 例如，請見：Leonardo Boff, *Trinity and Society* (Maryknoll: Orbis Books, 1988), pp.196~198.

然而，談論天主的女性幅度，並無助於我們對女性形象亦可指向天主、並有能力把天主呈現出來這事上的瞭解。

「聖神」一詞，就像其他所有用於天主的詞語一樣，本身是一個類比。在聖經中，它與噓氣、火焰、風和光相連。這些形象都會喚起並強調「愛之動態、外向與活生生的本質，表達的是靜態的對立面」¹⁰。在希伯來文聖經裡，我們看到天主的神將生命的氣息呼出到受造界的混沌之中（創一2）。現在的神學家非常謹慎，不去限制聖神，不再宣稱聖神只有在五旬節才被授予。聖神是天主廣泛而普遍的臨在，以及祂在宇宙之內的德能；祂寓居在大自然的核心之內，慈祥地注入活力，使宇宙能在原始能量的爆發中生發、演化；祂仁慈地支撐著一切有限與會死亡的受造物，並引導世界走向難以想像的未來。

在聖經中，聖神是使救恩得以實現的德能，一直與天主緊密結合在一起，並臨在於人類的生命內。我們在聖神內所認識的耶穌基督的天主，是以愛和共融奧蹟而存在的絕對奧秘之天主。這個天主生命的共融，是在基督內、作為聖神與我們同在。當我們在耶穌生命經驗的光照下，看到天主的深處時，我們會發現天主是一個自我給予的現實，是不斷外溢的生命。天主這超乎一切想像的奧蹟，是滿溢的愛、深不可測的仁慈，渴望與祂所創造的一切結合。「因為天主的愛，藉著所賜予我們的聖神，已傾注在我們心中了」（羅五5）；祂向我們噓氣，使我們在

¹⁰ E. Johnson, *She Who Is*, p.142.

這個充滿壓迫的世界中出生並重生。

聖神是以天主內在德能的方式滲透彌漫在聖父及聖子之內的 (*perichôresis*)。聖父是在聖神內生了聖子。聖神洞察天主的深奧事理 (格前二 10)，是天主生命的自我通傳 (格前二 13)，是天主亮光的自我彰顯 (若八 12)，是天主真理的自我啓示 (若十四 17)，是天主慈愛的自我流露 (羅五 5)。耶穌經驗到祂自己就是傳遞聖神的管道。耶穌因聖神而誕生 (路一 35)，充滿著聖神 (路四 1)，被聖神傅油 (路四 18)，因聖神而喜樂 (路四 14)，由聖神授予德能 (瑪十二 28)。用奧力振的話來說就是：「天主聖言在聖神內聖化我們」¹¹。當天主被定像為奧蹟的時候，祂非常親近於我們，比我們自己更親近，天主臨在的事實是能夠以親密與活力的方式經驗到的。

在當代的聖三論神學中，因聖母瑪利亞角色而產生的聖化、轉禱、安慰等特質，必須重新回到聖神身上，聖神是我們存在及我們成長的生命力；但祂的存在及活動，事實上已經從好多基督徒的神學意識中消失了。聖神才是生命之源，聖母瑪利亞不是。聖神才是天主奧蹟的寓居之所，聖母瑪利亞不是。是聖神，使大地不斷更新。聖母瑪利亞在救恩史中的地位，應該是教會內這個天主奧蹟臨現的見證者。

以有限者的圖像來談論天主

天主的圖像意在喚醒我們對天主的經驗。天主的奧蹟是活

¹¹ Origen, *PG*. 26, 589.

生生的關係性奧蹟，超越一切有限的圖像，因為沒有任何圖像能夠把握或完全表達出這個神聖奧蹟。在基督信仰的傳統中，我們稱呼天主為萬王之王、萬主之主、君王、統治者，我們對祂要無條件地服從；這樣的表達，是要傳達下述理念：天主類似於父權體制中的領袖；而且，這些領袖就代表了天主。這是個男人的世界，為天主的象徵所提供的典範，是父權體制中的男人及統治者。

有問題的，並不在於用了男性的隱喻，而在於我們用隱喻的時候，完全不考慮女性，而且把男性的隱喻當真（exclusively and literally）。比如：因「天主是父親」的隱喻被過度字面化理解，以「母親」作為天主的象徵因而黯然失色。女性主義者的神學論述強調：獨佔性地使用男性圖像，排除了女性也適合作為隱喻來象徵天主的事實，從而也貶低了女性的尊嚴，使男性在社會中的主導地位成為理所當然。這種獨佔性地使用男性圖像，似乎已使得女性圖像失去了宗教意義，以及指向最高真理的能力。

要完整地彰顯出天主是個奧秘，需要有以女性作為天主的圖像。但因官方的表述及教導，壓抑了這類的圖像，所以這些圖像就在聖母瑪利亞身上具體顯現出來，她發揮了啓示天主永恆之愛、為罪人獲得恩寵的作用。在一個「婦女不能作為正經的對話夥伴，親近天主就意味著必須遠離女人」的傳統裡，聖母瑪利亞代表了在人與天主間關係的形象上，女性的圖像同樣有能力反映出天主的肖像。

在男性和女性隱喻中反映天主

使用男性或女性的不同隱喻，會產生不同的天主形象。每一種天主形象都會對天主有著不同的體悟；各類的天主形象對於表達天主來說，都是不可缺少的，不只是爲了表達天主滋養和照顧的一面，也是爲了表達天主的德能、啓發、創造和救贖的一面。由於女性被排斥在參與天主之外，天主的形象也因而顯得相對貧乏了。

用女性隱喻來談論天主，並非意味天主有著更多的女性幅度；就好比用男性隱喻來談論天主，也不意味天主有著更多的男性幅度一樣。天主根本沒有「幅度」可言¹²。如果女人也是按照天主肖像造成的，那麼女性隱喻也能如同男性隱喻一般，用以完全或有限地用來談論天主了。女性圖像不只有能力把天主的慈愛彰顯出來，且有能力透過聖神賦予生命力的恩寵向世界上的各種權勢挑戰。詹森對此有著極富振奮性的見解：

「因爲是藉女人的身體生育、滋養，而帶來人類的新生命；並且按照傳統的社會結構，通常大部分時候還要靠她們負起養育責任，使新生命長大成熟。以母親作隱喻來談論天主的語言，在表達人類與造生、照顧萬物的奧秘之間的關係時，會帶有獨特的力量。¹³」

今天，基督信仰的資訊比以往更需要強調天主的慈愛和憐

¹² E. Johnson, *She Who Is*, p.54.

¹³ E. Johnson, *She Who Is*, p.171.

憫。我們的世界需要直覺和寬容的天賦、需要探索理想的才智、需要有義怒的能力，同時也需要我們同情和相愛的寬大胸懷。這些是所有基督徒應有的品質，不只是女性。一旦我們能認識到天主的關愛和永恆，以及正義和超越的奧秘，聖母瑪利亞的象徵就不必再承擔起把一個離我們很遠的父權式天主拉近的功能了，因為天主一直近臨於受造界——在天主內「我們生活、行動、存在」（宗十七 28）。在基督信仰傳統中，聖母瑪利亞也不再承擔著天主圖像的任務。

就像拉庫尼亞（Catherine Mowry LaCugna, 1952~）¹⁴指出的：基督信仰神學的唯一選擇，就是聖三型的神學；換句話說，是要從其最原始的根基開始，藉著基督、在聖神的德能中，體驗被天主所愛、所救贖。在基督內，我們與耶穌所宣講活生生的天主相遇了，藉著基督，我們對活生生的天主保持忠信。拉庫尼亞說：這樣的神學是在研究「愛的奧秘、關係、位格，以及天主在基督和聖神的位格內自我啓示之中的共融」¹⁵。天主的本質，是要與別的位格保持關係。這是一個自我給予和自我接受的奧秘；其中並沒有不平等、分裂、階級這些因素存在的可能。所以，我們需要有新的方法來為天主聖三塑造新形象。這些新

¹⁴ 審訂者註：美國女性神學學者，其神學思想特色：(1)主張神學中的性別語言（如父與子），並非表達天主存有本身的屬性，而是表達天主與人類來往的特色；(2)強調天主的存有，指出天主與我們同在的動態關係。

¹⁵ Catherine LaCugna, *God for Us: The Trinity and the Holy Spirit* (San Francisco: Harper and Row, 1991), p.1.

形象，需要能象徵出天主在降生和恩寵中徹底的自我給予，邀請我們默觀天主在人類和歷史中那不可言喻的臨在。

當我們反省聖經中慈愛的天主、藉基督參與天主的生命、並回歸聖神論的方式來研究神學時，這些都會給我們帶來新的機會重新思考天主：祂不是一個既遙遠、又超越、卻不可思議地介入我們生命的天主，而是一個涵蓋一切天主之愛及生命的泉源。拉庫尼亞說：這樣的反省會使我們「進入天主的生命中，也就是：以最可能的深邃方式，進入到耶穌基督的生命中，進入到聖神的生命中，進入到別人的生命中」¹⁶。因為天主寓居在我們心內，以聖神的德能改造我們，「漸漸地光榮上加光榮，都變成了與主同樣的肖像」（格後三 18）。

這樣的默觀，有助於我們把聖母瑪利亞放在一個天主的受造物的適當背景下來看待她：她是一個被聖神完全聖化及蔭庇的人物。不過，要做這樣的反省之前，先得要排除在我們心中一些有關天主與聖母的先入為主的觀念，「去除我們原有的一些圖像、象徵和理念，這些都會阻擋我們去經驗到活生生的天主」¹⁷。我們稱呼天主的方式，會給我們指示出自己如何看待天主；同時也透露出我們如何看待自己。因為語言為我們來說，是塑造意義領域的工具，因此需要不斷地更新。假如我們不打算讓天主的名字及稱號變得毫無意義，或被誤用的話，宗教語言也是需要更新。

¹⁶ 同上，p.382.

¹⁷ LaCugna, *God for Us*, p.366.

神學理念上的偏見

我們所繼承的古典神學，是從父權社會產生的，並受到父權社會支持，因此並未意識到它本身在意識型態上有所偏見。聖母論的神學家——或是神職人員，或是男修會會士——都是一些在教會中有權勢的人，因此不是被社會邊緣化了的人。他們由於受到自身文化視野的限制，因而想像出來的天主形象，以及聖母瑪利亞的形象，都是掌握住權勢的統治階層的圖像，反映了他們這一特定社會階層的宗教利益。因此，聖母論神學中的思想和象徵都是以男性為中心的角度塑型而成的，這點也是可以理解的。

其次，有一些主題無論如何無法進入傳統神學的意識範疇內，聖母論神學尤其是這樣。在過去的二十年間，基督信仰的女性主義神學家開始挑戰西方宗教傳統中的男性中心及聖統階級制度的特徵。她們堅持女性應該享有同等的地位，神學應當好好分析一下二元論的分類法：這種分類法把人分成為男性和女性、靈魂和肉身、理性和感性、精神和物質等。若能避免這種二元論的做法，則可促進男女彼此認可與欣賞雙方共同的特徵——人格特質。這樣的做法，有助於我們集中討論團體的特徵，而不是專門在討論性別上的不同。

拉內曾經在很有見地的評論中解釋說：雖然教會經常不加批判地就認同這個社會，然而，在過去幾個世紀中，是婦女的形象使得教會有能力阻擋社會建立起純由男性統治的制度。他還說教會有需要慢慢地、痛苦地，在世俗社會的變化中學習：

「……給予女性她們應該得到的，無論是生來就該得的，還是按理應該得的——這是一個距離實現還很遠的歷史進程。但教會基於對自己信仰的理解，對此進程有其自身的起始點和動力。而這個起始點與動力，事實上即以教會自身的聖母瑪利亞形象為原型而呈現出來。¹⁸」

在靈修上，今天我們要發展的，不是針對身體的靈修，而是透過身體、並在身體內發展的靈修，也是藉由與別人建立關係而來的靈修發展。在這個被各種型式的霸權統治、全球性戰爭、軍國主義、饑餓和貧窮等主宰控制的世界裡，基督信仰的女性主義者如此宣稱著：聖母瑪利亞是在這掙扎的歷史進程中重要的慈愛象徵。當她不再需要維持著天主女性肖像的負擔時，她就能恢復成爲一個真正的女人和門徒，爲世界上的邊緣人和受壓迫者尋求希望，並帶來希望（路一 52~53）。

瑪利亞：歷史中一位有著獨特地位的有限的人

討論瑪利亞時，應把焦點放在她是歷史中一個有限度的人，但在歷史中佔有獨特地位。教會永遠視她爲救恩史中，具有獨特功能的一員。不過，拉內提醒說：她在歷史中的獨特功能，並不足以讓我們「將整個人類現實的圓滿單獨歸屬給她，這事只有在人類整體和整個歷史中才能實現」¹⁹。我們必須把她看作是一個貧窮的婦女，有她生活特定的歷史社會和宗教環

¹⁸ K. Rahner, *The Trinity*, p.211.

¹⁹ K. Rahner, *The Trinity*, p.213.

境。拉內還說，我們必須把焦點放在瑪利亞自身上：

「……不要把她看作一個屬天的存有（heavenly being），她是一個人；一個有活力、能為自己和別人遭受苦難的人；一個會在諸多不確定中學習的人；一個在信、望、愛中接受自己能在救恩史中發揮功能的人；由以上事實可知，她是所有信者的楷模和母親。²⁰」

政治和解放神學

當神學把聖母論象徵中原本屬於天生的成分重新歸還給天主的奧秘，聖母論就可從一些誇大了的敬禮中得到淨化。與此相關的一個發展是，在為受壓迫者發聲的解放神學中，瑪利亞這個人再次變成了重要人物。解放神學關注的是權力的重新界定，以及最終的社會重新定義；它產生於受壓迫群體的經驗，而這些群體把聖母瑪利亞看作是他們爭取解放中希望的標記。博夫兄弟（Leonardo Boff, 1938~；Clodovis Boff, 1944~²¹）如此形容她：

「……納匝肋的瑪利亞，人們當中的一個婦女，遵守著當時的宗教慣例……為自己的兒子擔心……跟隨著祂直到十字架下……雖然瑪利亞她很平凡，可是正因為她的平凡，成就了我們在信仰中對她所稱頌的一切……²²」

²⁰ 同上，p.215.

²¹ 審訂者註：博夫弟，巴西解放神學學者，天主教司鐸。其特色在於將解放神學、知識論及方法論作深入淺出的反省。

²² Elsie Gibson, “Mary and the Protestant Mind”, *Review for Religious* 24 (1985), p.397.

梅茨（Johannes B. Metz, 1928~）²³指出：政治神學家們用不同的範疇——記憶、敘事、共同理念（solidarity）——作為其神學構造的理性基礎²⁴。回憶先我們而去的領導者和聖人們的共同理念，並敘述他們為解放所做的努力及奮鬥的故事，這樣的行動具有激發我們為正義而行動的能力。在諸多衝突中，先我們而去的聖人是天主恩寵的使者。就是在這種境況下，聖母瑪利亞完全吸引了窮人的心神。他們在默觀中，將聖母視為她那個時代天主給窮人們的先知，在期待中歡唱她的解放讚歌，在歷史中實現天主解放的計畫。

博夫兄強調：聖母瑪利亞特別是頌唱天國即將來臨正義讚歌的解放使者（路一 46~55）²⁵。在這世界上，貧窮和被邊緣化的人可以發現她與他們團結在一起。這可以是反省耶穌的母親瑪利亞的良好開端，她是耶穌的母親，也是祂的門徒，更是一個有信德的女人。解放神學家的任務，就是發展她的先知形象：

「……作為一個堅強、堅決的女人，這個女人致力於為在歷史性的社會不義中受苦的窮人們，帶來默西亞式的

²³ 審訂者註：德國神學學者，天主教司鐸。以基督的觀點，致力於將神學與社會、文化、政治生活等整合，對社會做建設性評論，為解放神學鋪路。

²⁴ 引自：E. Johnson, “Restructuring a Theology of Mary”, *Mary, Woman of Nazareth*, pp.71~79.

²⁵ 請見：Leonardo Boff, “Mary, Prophetic Woman of Liberation”, *The Maternal Face of God*, trans. R. Barr and J. Dierksmeier (San Francisco: Harper and Row, 1987), pp.188~203.

解放。今天我們看到這個形象在一個受壓迫民族的內心深處已經成形，他們渴望在社會上發聲，從邪惡中解放。²⁶」窮人可以認同一個貧窮的村婦、一個受外來統治者壓迫之民族的成員；他們瞭解帶著新生嬰兒逃難的滋味，也能體會因冤獄錯判而帶來的喪子之痛。拉丁美洲的主教們相信：我們可以挽救女性象徵的意義，讓它來提升女性完整的人性尊嚴。第三屆全體拉丁主教會議聲明：

「在聖母瑪利亞身上，福音已滲入到女性特質之中，使這特質得到救贖並提升……聖母瑪利亞是女性偉大的保證，她足以使血肉靈性化、使聖神體現化的德能，去實踐她作為靈魂中心的聖召，而指出作為女性的具體方式。²⁷」

女性神學

女性神學和解放神學一樣，也以受壓迫者的經驗作為起點。女性神學家的視角，是對整個神學的一個定位；並有一個關鍵性原則，就是推動婦女完整人性尊嚴的提升。無論在理論上或在現實中，女性直到現在都還處於社會邊緣的地位。不過，女性神學也提醒：婦女需要解放，並不是說男性就已經獲得了自由²⁸，因此它拒絕所有對人性尊嚴的剝奪，無論是對男人或

²⁶ 同上，p.189.

²⁷ *Third General Conference of Latin American Bishops* (Washington: National Conference of Catholic Bishops, 1979), p.299.

²⁸ Regina Coll, *Christianity & Feminism in Conversation* (Mystic CT: Twenty-Third Publications, 1994), p.82.

女人，並且宣布社會需要轉型。女性主義神學家已經在基督信仰的悠久傳統中發現瑕疵。這個傳統，經常過分強調分別性與差異，而不太強調相似性和關係。女性神學家也在研究檢討傳統的靈修學；這種靈修學的發展，是以男人和女人的自然情感、並以女人的天然本性作為代價，而這個代價非常慘重。女性神學家們已經在為創造另一種傳統而努力。

解放神學家所關注的，是如何重新定義「權力」和「社會」；女性神學家則特別關注如何重新定義「關係」。只是針對現有的社會進行反省是不夠的，還需要反省社會應該是怎樣的。因為個人是被他們所生活的社會創造出來的，要改變個人以及社會中壓迫人的結構，就必須在世界上創造出一種新的文化、新的本質、新的存在方式。因此，支撐這些壓迫人結構的扭曲象徵體系就需要改變，這樣，有親密關係及自由氣氛的新社會團體，才有可能在教會和社會之中存在。

最後，這些神學家注意到：在任何一個社會中，貧窮人中最窮的都是婦女，尤其是那些獨自照顧養育孩子的婦女，或是那些被虐待或被邊緣化的人。她們在以特殊的方式呼求慈愛。

拉內深信：如果聖母論神學要為我們這個時代呈現出有意義的聖母瑪利亞形象，這個形象「有可能只能由女性、女性神學家才能正真創造出來」²⁹。巴爾塔薩（Hans Urs von Balthasar, 1905~1988，他本人反對女性晉升司鐸）³⁰也抱怨教會內以男性為主導

²⁹ K. Rahner, *The Trinity*, p.217.

³⁰ 審訂者註：瑞士神學家、靈修學家、天主教司鐸。任國際神學委

的不平衡，因此：

「在很大程度上，教會奧蹟的特徵消失了，成了一個不斷在座談、編制、開顧問會、開大會、開主教會議……組織了又重組、社會實驗、統計數字的教會。這是一個比任何時候都更是男性化的教會，或許我們真的不願意說它是一個無性別的實體。³¹」

巴爾塔薩以恐懼的心情繼續補充：

「基督宗教若沒有聖母論神學，就會有不知不覺變得非人性化的危險。教會變成實用性的、呆板而繁忙的企業，沒有停靠點，被策劃得離其真正本質越來越遠。因為在這個以男人為主的陽性世界裡，我們所有的，是用一個意識形態替換另一個，所有事情都成了爭議、批判、尖銳、缺乏幽默感，最後成了枯燥。於是，人們大量地逃離教會。³²」

女性神學的聖母論正在以全新的形式出現，為聖母瑪利亞提供了一個全新的形象；這新形象與那個受到文化制約的傳統形象非常不同，傳統形象幾乎無法提升婦女的完整人性尊嚴。正因為聖母瑪利亞是個女人，所以她的故事毫無疑問地會與其他女性的故事，因有著姐妹之誼而產生共鳴。

天使報喜敘事（路一 28~33）中，那個沉靜而貧窮的婦女蒙得

員會委員，在任職樞機前兩天去世。研究從教父時代起的教會思想史，並由此發揮審美神學為中心的思想體系。

³¹ Hans Urs von Balthasar, *Elucidations* (San Francisco: Ignatius Press, 1998), pp.112~113.

³² Urs von Balthasar, *Elucidations*, pp.112~113.

了天主的寵幸，願意與天主的救恩計畫合作，成了今天世界上被邊緣化了的婦女們的勇敢楷模。她以共同理念（solidarity），與社會裡貧窮人中的最貧窮者站在一起。詹森補充說：「這共同的理念（solidarity）具有政治意義，因為天主在這樣的女人身上行了偉大的事」³³。

這些以實踐為導向的神學，帶給我們的挑戰是：提示我們站在解放神學的角度來詮釋聖經，重新讀出聖母瑪利亞在我們這個時代中的重要意義。聖母瑪利亞的歷史性形象現在開始要與當前的時代、文化及問題交談了，也要與努力使天國在世界實現的人們交談。為這個新的起點，我們所需要的，便是社會中受壓迫和被邊緣化的人的經驗。

使聖母瑪利亞的歷史形象復甦

羅訥剛（Bernard Lonergan, 1904~1984）³⁴使我們注意到，當代對神學的理解有了非常顯著的變化。雖然神學過去常被定義為一門談論天主的學問，「是一個在所有時間、所有地方都適用的學術體系」³⁵；但今天神學的任務，卻是在解釋每個歷史時間點、

³³ E. Johnson, "Saints and Mary", *Systematic Theology: Roman Catholic Perspectives* (Dublin: Gill & Macmillan, 1992), p.487.

³⁴ 審訂者註：加拿大神學學者，耶穌會士。神學思想屬於先驗神學學派，致力研究「理性探求的本質」及「神學方法」。

³⁵ Bernard Lonergan, "Philosophy of God and Theology: Relationship between Philosophy of God and the Fundamental Specialty", *Systematics* (London: Darton, Longman & Todd, 1973), pp.33~34.

在不同文化的背景下對天主的信仰。在這樣的理解下，神學家們必須批判沉默和順服的婦女形象，這樣的婦女形象把聖母瑪利亞塑造成一個甜美、而沒有任何怨言的婦女，而且，這樣的婦女形象無法提升那些被邊緣化、受壓迫的女性，她們「遭到打擊、受到折磨、忍受饑餓、緘默無語，而且不自由」³⁶。

我們必須使聖母瑪利亞復甦成爲一個堅強而機智的女人；她是我們信仰中的姐妹，毫不猶豫地宣報天主對壓迫者的關照。我們必須在當代世界的這個錯綜複雜情境中，使聖母瑪利亞的歷史形象復甦起來。這是一個崇尚武力、霸權統治、弱肉強食的世界。囤積核子武器和對地球的永久破壞，都在向我們昭示問題的嚴重性和多樣性。暴力和赤裸裸的貧困、殘酷的政治迫害和凋敝的民生，都需要我們的同情注目。

不過，這也是一個開始抵制二元論、兩極化和政治控制/屈服的世界。在當前的世界良心中，產生了兩個議題：對生態的關懷；及對現實一種不分等級、具有包容性新看法的理解。它們將對廿一世紀的世界和教會產生重大深遠的影響。極富創造性與關懷性質的各種運動，正將它們豐富的遠見願景注入到世界和教會的生命體系中，挑戰現有的各種網絡關係和組織架構。我們目前正處在這個能夠激賞傳統上屬於女性的關懷特質的新的世界良心之中；就是在這樣的情境裡，我們把聖母瑪利亞看作楷模。

³⁶

Virginia Fabella and Mercy Oduyoye, *With Passion and Compassion* (Maryknoll: Orbis Books, 1988), p.121.

賴聖神的德能和臨在而生活

瑪利亞在天使報喜時，獻身於天主對她的計畫，並參與了耶穌的使命，這就使她成了天主國裡的中心人物。從納匝肋的農家，到耶路撒冷的那個樓廳（upper room，即「最後晚餐廳」，見路廿二 11~12），她一直在黑落德統治下的經濟政治環境中生活與掙扎。她反復思索她那年輕兒子的使命，隨著祂長大成人，開始從事祂的父所給的危險使命，危險來自猶太有權勢者的威脅，以及人民面對羅馬佔領力量之強烈敵意。在年復一年的各種苦痛和喜樂、焦慮和希望中，她對那仁慈的天主一直保持著信德。她更以先知性的權威，唱出了她要獻身去改變那個罪惡的社會實相。聖經神學界與近來的宗座文獻，都強調聖母瑪利亞是當今積極門徒的楷模：

「她之所以被奉為楷模，是因為她以自己獨特的生活方式，完全負責任地接受了天主的旨意（路一 38），因為她聽從天主聖言，而且身體力行，她的一切行動出於愛德和服務精神。她之所以值得效法，是因為她是基督的第一個、也是最完美的門徒。」（MC 35）

雖然耶穌使命的對象是所有的人，但主要還是針對那些當時被社會和宗教系統所排拒和忽視的人。貧窮人總是渺小的、匿名的，在歷史上「微不足道」（nonpersons）。他們的身分與瑪利亞——耶穌的母親——一樣；她與他們有一樣的生命經歷，同樣被選，在歷史上的天主解放行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並為那些被社會貶低的生命帶來尊嚴。這個相同的身分，把聖母瑪利亞

牢牢地定位在我們當中，成為我們基督門徒的模範。

聖母瑪利亞邀請我們「進入到內在的默觀中，對我們周圍世界所發生的一切，做出前所未有的詮釋」³⁷。她在自己的〈謝主曲〉中，召喚我們為那些不能表達抗議或希望的痛苦者發聲。在此，膽怯沒有立足的餘地，因為我們都像聖母瑪利亞一樣，被召喚來聆聽天主聖言，並默存於心。

當代聖母論神學反省的主要焦點，集中在耶穌的母親也是祂的門徒。她在與聖神的忠誠合作中，親自參與了默西亞的誕生，而且她終生對天主的忠信，使她與世界的救恩奧蹟緊密相連。她是天主恩寵和德能的主要奇蹟。任何有關聖母禮儀或敬禮的做法，都必須明顯地召喚教會成為具有包容性、解放力和先知性的門徒特徵。這樣的門徒特徵，在聖母瑪利亞身上體現出來，也包括了委任男女信友英勇地去完成使命。

瑪利亞不因膽怯而退縮，也不因要順從父權制度下的服從理念而不前進。古鐵雷（Gustavo Gutiérrez, 1928~）提醒我們：「她對神聖天主的默觀，不等於其對歷史的逃避；她喜樂與主無條件的愛，並不是說她忘記了正義的要求」³⁸。她給了教會最為經唱不衰的讚頌曲（路一 46~55）；這首歌頌解放的讚頌曲，與米黎盎、德波辣、亞納和友弟德的解放傳統一脈相承，指向受造

³⁷ Beverly Gaventa and Cynthia Rigby, *Blessed One: Protestant Perspectives on Mary* (Louisville and London: Westminster, 2002), p.17.

³⁸ Gustavo Gutierrez, *The God of Life*, trans. Matthew J. O'Connell (Maryknoll: Orbis Books, 1991), p.179.

界的新秩序，這個秩序為窮人和被社會邊緣化的人來說是福音。

復甦的聖母：「活生生天主的精美聖像」

聖母論神學的起點，是研究天主三位一體的內在生命；被天主所愛的經驗；在基督內、藉著聖神的德能，被天主所救的經驗；以及天主聖三生命內的自我通傳。因此，誠如前面提到過的，我們需要有一些新的方法來形塑天主聖三，好把天主在降生奧蹟的恩寵中無條件自我給予的事實給象徵出來。

對天主聖三生命有些瞭解之後，聖母論神學的研究又當如何？為了重讀瑪利亞在我們這個時代的意義，最有意義的起始點，就是那些受壓迫者的經驗，通過這些經驗，那些無權無勢需要花大部分時間從事勞動的弱勢族群，便可與納匝肋的瑪利亞完全認同，因她同樣生活在被無休止的剝削和掌控之中。

因此之故，梵二後神學的焦點集中在納匝肋的瑪利亞，擺脫了誇張地尊崇她為半個天主的困擾，重新視她為低於天主的人類。然而，基督信仰的神學也需要以互補的方法來研究聖母論。若用巴爾塔薩的話來說，即教會需要「喚回其神秘主義特色」。我們不要再在「天主之母瑪利亞」及「完美門徒的納匝肋瑪利亞」兩者之間擇一，猶如我們無須在耶穌到底是真天主還是真人，兩者之間擇一一樣。

天主曾許諾：罪惡在基督內會被克勝；在此事上，瑪利亞也以一種獨特的方式參與其內，不過是輔助性質的。「她不僅僅

是救恩最完美的接受者，更是宣報此救恩的重要部分」³⁹，而且她有代禱的功能，為人們的生命帶來神聖的變化。

當代神學如何可以表達：瑪利亞就是「活生生天主的精美聖像，天主聖三之愛的聖像，能使我們感知到天主奧蹟的不可測度性 (immensity)」⁴⁰呢？

數世紀以來，基督宗教的藝術和詩詞，都在試著描繪她的聖善，這是她神秘經驗的果實，把她表現為「永恆之光的輝耀，天主威嚴的無玷之鏡」⁴¹。畫家和雕刻家們用盡自己畢生的精力，塑造聖母瑪利亞慈愛的表情和專注的沉思。然而，他們都用了誇張的象徵手法，試著呈現出她敬拜天主時的安詳優雅之姿態。她代表著天主在我們當中一種特殊的臨在方式。

聖母論的定斷信理把她呈現為天主奧蹟臨在、並籠罩整個受造界的象徵。瑪利亞天主之母的身分，讓我們憶起創造世界之天主德能裡的生育德能。瑪利亞的童貞懷孕象徵著她向天主無限的開放，給我們帶來與天主極度的親近。她的始胎無染原罪為我們是一個邀請，要我們在恩寵和默觀中成長，生活在天

³⁹ Philip Endean, "How to Think about Mary's Privileges: A Post-Conciliar Exposition", in S. Boss ed., *Mary, the Complete Resource Book* (London: Continuum, 2009), p.290.

⁴⁰ Tony Kelly, "From Myth to Reality", in *Mary for the Third Millennium, A Marian Conference*, St. Joseph's College, Hunters' Hill (Sydney, 1998), endnote 315.

⁴¹ Maurice Vloberg "The Iconographic Types of the Virgin in Western Art", in S. Boss ed., *Mary: The Complete Resource*, p.559.

主和天主的受造物的喜樂之中。她的榮召升天象徵著我們在天主的恩寵和復活基督內的轉化。

我們必須找到新的方式，超越聖經嚴格詮釋對瑪利亞的呆板描述，而能把天主之母瑪利亞與納匝肋的村婦瑪利亞放在一起，作為相互補足的真理來理解。天主之母瑪利亞及納匝肋村婦瑪利亞，不需要互相競爭。我們要瞭解，這個世界從起初就沐浴在天主的恩寵之中。我們也要瞭解，啓示並不是天主給不信神的人的一個有神的信息，而是一個確信，確信天主生活在永不改變的愛中，與所有受造物同在，甚至包括那些最低賤、最被人鄙視的人。「基督對此奧秘的彰顯，不可避免地與她的母親相連，這就是為什麼她在所有健全的基督信仰神學中，都佔有重要的地位」⁴²。

希望藉著恢復天主精美聖像中的聖母瑪利亞，加上福音中的瑪利亞的歷史形象所做的綜合反省，能為我們未來的神學反省和靈修，探索開闢一條新路。“Mary, So Full of God, Yet So Much Ours!”

⁴²

P. Endean, “How to Think about Mary’s Privileges”, in S. Boss, *Mary: The Complete Resource*, p.291.